

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

琉球・中国交流史研究

メタデータ	<p>言語:</p> <p>出版者: 上里賢一</p> <p>公開日: 2010-01-22</p> <p>キーワード (Ja): 琉球と中国, 福建省, 交流史, 冊封と進貢, 久米村, 民間宗教</p> <p>キーワード (En): Ryukyu and China, Fujian Province, History of Exchange, Inverstiture and Tribute, Kume Village</p> <p>作成者: 上里, 賢一, 金城, 正篤, 池宮, 正治, 西里, 喜行, 高良, 倉吉, 赤嶺, 守, 長部, 悦弘, 豊見山, 和行, 星名, 宏修, 石崎, 博志, 王, 耀華, 徐, 恭生, 謝, 必震, 方, 宝川, Uezato, Kenichi, Kinjo, Seitoku, Ikemiya, Masaharu, Nishizato, Kikou, Takara, Kurayoshi, Akamine, Mamoru, Osabe, Yoshihiro, Tomiyama, Kazuyuki, Hoshina, Hironobu, Ishizaki, Hiroshi</p> <p>メールアドレス:</p> <p>所属:</p>
URL	http://hdl.handle.net/20.500.12000/15029

第三回

華峰蓮為憐才喬催粧 尹苻烟誤于歸題合卷

詞曰

誤、誤、誤，美愛美兮何故？不是憐才應是妬。

甜殺酸如醋。一紙催粧曾賦，合卷半篇無負。

方識惺惺相愛慕，超出尋常數。

話說呂翰林在尹家定了親，回到家與司馬玄賀喜道：「兄真好福分，莫要說那人才美，小弟只在他浣古軒與無夢閣兩處坐了半日，便覺體飄飄欲仙。」司馬玄道：「不過清潔而已。」

呂翰林道：「豈獨清潔，就是一匾，一聯皆有深意，令人玩賞不盡。」司馬玄聽了，滿心歡喜、快暢不題。却說那劉言，你道為何要見華嶽？

原來一個王翰林，也是華嶽的門生，纔二十七歲。因前妻死了，聞知華嶽女兒生得標致，心下要娶他續絃，因劉言在華嶽門下走動，故托他求親。這日劉言到華府，適值華嶽在家，便叫人請進相見。劉言先說些閒話，坐了一會方說道：

「貴門生王翰林新斷了絃，聞知老太師令愛年已及笄，意欲借門牆一脈，引入東床，故托晚生來求，不識老太師台意允否？」

第三回

華峰蓮為憐才巧催妝 尹苻煙誤于歸題合卷

詞曰

誤、誤、誤，美愛美兮何故？不是憐才應是妬。

甜殺酸如醋。一紙催妝曾賦，合卷半篇無負。

方識惺惺相愛慕，超出尋常數。右調謁金門

呂翰林在尹家定了親，回到家替司馬玄賀喜說：「你真好福分，莫要說那個人的才美，我在他那浣古軒替無夢閣兩處坐了半天，好不快活。」司馬玄說：「不過是乾淨就是了。有什麼好處。」呂翰林說：「不獨是乾淨，就是那牌匾對聯都有意思的。」司馬玄聽了，滿心歡喜、快活。不過，再講那劉言，你講為什麼要見華嶽？

原來一個王翰林，也是華嶽的門生，纔有二十七歲。因他前頭的老婆死了，听得華嶽的女兒生得標致，心裡頭要娶他來做填房，因劉言在華嶽家裡走動，故此托他來求親。這一天

劉言到華嶽衙門，華嶽在家，就叫人請進來相見。劉言先前說些閒話，坐了一會纔說道：

「貴門生王翰林，他老婆纔死。廳見老太師的女兒年紀長成。托我來求親。不知道老太師的意思，肯不肯呢？」

華嶽道：「這事最好，但小女去歲呂近思作伐，已許了蜀中司馬玄。」劉言道：「可就是四川榜首，現寓在呂翰林家住的麼？」

華嶽道：「正是他。」劉言笑道：「若說是他，這就是老太師不允，假此推托。」華嶽道：「寔情，何為推托？」劉言道：「司馬玄，晚生今見他已托人為媒，別定親了。若果占老太師門楣，豈有別定之理？」

華嶽笑道：「只怕兄打聽差了，那有別定之理！」

劉言道：「是晚生親眼看見，怎敢老太師面前說謊。」華嶽變色道：「兄可知定的是那家麼？」

劉言道：「這却不知，晚生今日也是無心中看見，不曾問的。」華嶽道：「托誰人為媒，也該曉得。」劉言道：「為媒不是別人，就是呂老師。」

華嶽想一想道：「難道他兩處撮合？」

劉言道：「這不難，晚生方纔在城南撞見他，說往柳塘去，此時尚恐未回。老太師只消差人在城門前一訪便知。」

華嶽道：「既如此，兄且回去，等我訪明白再議。」劉言應諾出來不題。

華嶽就叫的當家人去打聽。只打聽到晚，方來回復道：

華嶽說：「這個事最好，我女兒旧年呂近思替我女兒做媒了，許給蜀中司馬玄了。」劉言說：

「可就是那四川解元，如今在呂翰林家住的

麼？」華嶽說：「正是他。」劉言咲說：「若說是他，就是老太師不肯了，故意把他來推托。」華嶽說：「這是真的。那裡有推托呢？」劉言說：「司

馬玄我今日見他托人做媒，在別處定了親。若是果然在老太師處定了親，那有別處又定的

道理？」華嶽笑說：「怕你打聽差了，那有別處

再定的道理。」劉言說：「是我親眼看見的。怎敢在老太師面前說謊。」華嶽變臉說：「你曉得

定的是那家？」劉言說：「這到不曉得，我今日也是無心看見的，沒有問個實的。」華嶽說：

「托誰人做媒，也該曉得。」劉言說：「做媒不是別人。就是呂老師。」華嶽想一想說：「難道他

兩處都做親不成麼？」劉言說：「這個不難，我方纔在城南撞見他，說往柳塘去，這個時候恐

怕還沒有回來。老太師只消差個人在城門口一訪。就曉得了。」華嶽說：「既是這樣的，你且

回去，等我訪個明白再來商議。」劉言答應是出來了。華嶽就叫的當家人去打聽。打聽到黑，

纔來回覆說：

「呂爺果然與司馬相公到甚麼紅菟村尹家去定親，值等到此時方定了回來。」華嶽問道：

「這尹家是鄉宦麼？」家人道：「不是鄉宦，說是種田的人家。」華嶽心下想道：「這事甚奇，我堂堂相府，難道不如一個田家？我千金小姐，到不如一個村姑？他爲何撇甜桃而尋苦李？若說司馬小子顛狂，難道呂近思也不知事體？」又吩咐家人道：「你明日悄悄到紅菟村，細訪尹家女兒有甚好處，幾時做親，速來報我。」

家人領命，到紅菟村訪了一日，回來報知華嶽道：

「這尹家老子寔寔種田。這個女子纔有十七歲，一村人个个都道標致無比還不打緊，說他的才美聰明，隨你甚人也敵他不過。故此呂老爺替司馬相公定了，做親還沒日子，不曾說起。」

華嶽道：

「一個鄉村女子，誰人教他？便這等多才！」家人道：「他鄉裡傳說是當初李閣下老爺教的。」華嶽想道：「李閣下定是李九我了，他數年前曾在城南，俟命許久這話不爲無據，這女子定有可觀。但我女兒下筆有神，揮毫入聖，我自爲當今無二，怎麼又有此女？」

「呂老爺果然替司馬相公到甚麼紅菟村尹家去定親，值等到這個時候纔得回來。」華嶽問說：「這尹家是做官人麼？」家人說：「不是做官人家，是個種田人家。」華嶽心裡頭想說：「這也奇怪，我堂堂宰相人家，難道都不如一個種田人家？我千金小姐，到不如一個村驢婆？他怎麼樣的又替他做親呢？不要講司馬玄那人顛狂，難道呂近思也不曉得事體麼？」又吩咐家人說：「你明日悄悄的到紅菟村去，細細訪那尹家的女兒有甚麼好處，幾時做親，快來告訴我。」家人領命，去到紅菟村訪了一天，

回來告訴華嶽說：「這尹家的老頭子是個種田的人。這個女子纔有十七歲。一村的人個個都講他標緻得狠，這還不打緊，說他的才學聰明，隨你甚麼人也敵他不過。故此呂老爺替司馬相公定了，做親還沒有日子。不曾說起。」華嶽說：「一個鄉村女子，誰人教他？就這等多才。」家人說：「他鄉裡大家說是當年李閣下老爺教的。」華嶽想說：「李閣下定是李九我了，他幾年前閑暇在城南，這話是真的了，這女子一定生得好，才學不消說了。我女兒下筆如神，我講沒有人比得他了，怎麼又有這個女兒麼？」

因發放家人出去,就走到小姐房中來,將前事細細與小姐說了一遍,道:「呂柯與司馬玄這等可惡,怎麼不與我說明,竟去定親!」小姐道:「此女果然十分才美,便怪他不得。但不知此女果是何如,怎能得接他一見,與他較一較才學,若果才高,孩兒便甘心了。倘是虛名,又當別論。」華嶽道:「如何好去接他?就是去接,他如何肯來?除非借些事端,叫地方官拿來。」小姐道:「兒女較才,風雅之事,若以勢加,便墮惡道。」

華嶽思想了半晌,忽然有悟,自笑道:「孩兒不須心焦。」就低對小姐道:「須如此如此,這般這般,遊戲一場,使他認真不得,認假不得。」說罷,就走出來,叫幾個心腹家人,另擇一個吉日假充呂衙與司馬玄家人,備一幅厚禮,送到尹家,約定某日准要做親。尹老官老實人,那裡看得出真假,滿口應承。

到了正日,絕早就打發花轎、鼓樂、燈籠、火把去迎娶。若說是小人家假充鄉宦,便跼跼促促要露出馬脚。一個宰相家行事,比翰林更冠冕齊整,無一人疑心是假。

叫家人你出去,就走到小姐房裡頭來,把前頭事情細細替小姐說了一遍,說:「呂柯替司馬玄兩個人這等可惡,怎不替我說明,竟敢去定親。」小姐說:「這個女子果然十分才美,就怪他不得。不曉得這女子是怎麼樣的,會接他來一看,替他比比才學,若是他才高,孩兒就甘愿了。若是虛名,再替他議論。」華嶽說:「怎麼樣去接他?就是去接他,怎麼肯來呢?除非借些事故,叫地方官拿來。」小姐說:「兒女比才,是個好事,怎麼把勢去壓他,這就不是了。」

華嶽思想了一會,忽然心裡頭想到,自家咲說:「孩兒不須心焦。」就對小姐低低說道:「這樣的這樣的,使他認真不得,認假不得。」說完,就走出來,叫幾個心腹的家人,揀一個好日子假充做呂柯,司馬玄家人,備一副厚禮,送到尹家,約定某日定要做親。尹家老頭子老實人,那裡看得出個真假,滿口應承。

到了那一天,絕早就打發華轎、鼓手、打籠、火把去接親。若說是小人家假充鄉宦人家,就跼跼促促,露出馬脚了。一個宰相家行事,比翰林更冠冕齊整,故此沒有一個人疑心是假。

尹老官老夫婦看見鬧鬧熱熱，滿心歡喜，只待黃昏，就要打發女兒上轎。尹苻烟終是有心女子，便問道：「呂老爺來了麼？」有人回說道：「呂老爺朝中有事，不得工夫來。」尹苻烟又問道：「司馬相公來了麼？」又有人回說道：「司馬相公也不會來。」尹苻烟道：「呂老爺媒人，既朝中公務，不來也還罷得，親迎自是古禮，怎麼他也不來？」叫父親又問，家人回道：「司馬相公說他四川風俗不行親迎之禮，故只在衙中恭候。」尹老官回覆女兒，尹苻烟又對父親道：「你可快與他說，親迎之禮，他四川不行，我京師是必要行的。如新郎不來親迎，我斷斷不肯上轎。」

尹老官又與家人說知，家人道：「要相公自來也是小事，但路遠日子短，往回三四十里，再着人回去，趕來豈不悞了良時！莫若從便些罷。」尹家老官又與女兒說，尹苻烟定然不肯。家人無法，只得叫人飛馬進城，報知華嶽。

華嶽想了半晌，無計可施，只得進內與女兒商議道：「事已九分妥了，只少一人親迎，此女又堅執要行此事，急忙中又無一人可代，爲之奈何？」

尹家老頭子老夫婦看見鬧鬧熱熱，滿心歡喜，只等黃昏，就要打發女兒上轎。尹苻烟總是有心的女子，就問說：「呂老爺來了麼？」有人回說道：「呂老爺朝中有事，不得工夫來。」尹苻烟又問說：「司馬相公來了麼？」又有人回說道：「司馬相公也沒有來。」尹苻烟說：「呂老爺媒人，既朝中有公事，不得來也還罷了，親迎是個古禮，怎麼他也不來呢？」叫父親又問，家人回說：「司馬相公說他四川的風俗沒有親迎的禮，故此只在衙裡等候。」尹家老頭子回復女兒。尹苻烟又對父親說：「你快出去替他說，親迎的禮，他四川沒有行，我京裡是要行的。如新郎不來親迎，我斷斷不肯上轎。」

尹家老頭子又替家人說：「那家人回說要相公自來也是小事，總是路遠，日子又短，往回三四十里，再看人回去，趕來豈不悞了時辰。不如從便些罷。」尹家老頭子又替女兒說，尹苻烟定然不肯。家人沒有法，只得叫人飛馬進城，告訟華嶽。華嶽想了一會，沒奈何，只得進裡頭去替女兒商議說：「事情有九分妥了，還少一個人去親迎，這個女兒定要行這個禮數，如今緊急又沒有一個人替得怎生是好？」

小姐也沉吟道：「除非孩兒改了男粧，假充司馬玄坐在轎中不出來，他如何得知？」華嶽聽了笑道：「這也妙，索性遊戲一場，到也是千古韵事。你快改換，我打點轎子伺候。」不多時，小姐果然頭巾員領，扮做書生模樣，又披紅插花，十分風流。華嶽看了歡喜，將轎抬入府中上了，分付家人擁護而去。急急趕到紅菟村，日已平西。村中人問知新郎來了，都圍着轎子爭着，看見新郎年少清俊，便亂紛紛傳說新郎標致，就如美人一般，與尹家姑娘真是天生一對。家人見新郎來了，恐怕漏泄風聲，忙催新人上轎。尹老官見家人等了一日，不過意，催女兒上轎。尹荇烟道：「且慢，新郎才子，催粧不可無詩！就叫取筆硯，錦箋，到轎中去索。尹老官也沒奈何，只得將筆硯、錦箋叫家人傳去。小姐在轎中暗笑道：「早是我來，若叫他人來，却不又要出醜？」因提筆寫道：

菟村不是浣溪頭， 簫鼓喧喧認好逑。

無夢閣中今夜夢， 鴛鴦飛上小河洲。

小姐題罷，付與家人傳去。尹荇烟看了，帖在壁上，十分醉心道：

小姐也思量一會說：「除非孩兒改了女扮男粧，假做司馬玄坐在轎裡頭不出來，他那裡會曉得？」華嶽听了咲說：「這也妙，你快改換。我打點轎子伺候。」沒有多久，小姐果然頭巾員領，扮做書生的模樣，又披紅插花，十分風流。華嶽看了歡喜，將轎子擡進府裡頭上了轎，吩咐家人好生伺候去。急急趕到紅菟村，日頭落西了。村裡的人聽見新郎來了，都圍着轎子在那裡看，看見新郎年少生得好，就亂紛紛的說新郎標緻，就像美人一樣，替尹家姑娘真真是天生一對的。夫妻家人見有新郎來了，恐怕泄漏風聲，忙催新人上轎。尹家老頭子見眾人等了一天，不過意，催女兒上轎。尹荇煙說：「且慢，新郎才子，催粧不可沒有詩。就叫拿筆硯箋紙，到轎裡頭去要詩叫家人拿去。小姐在轎裡頭，暗暗咲說：「幸是我來，若叫別人來，就露出馬脚了？」就提起筆來寫說：

菟村不是浣溪頭， 簫鼓喧喧認好逑。

無夢閣中今夜夢， 鴛鴦飛上小河洲。

小姐題完，付給家人傳去。尹荇煙看了，貼在壁上，十分稱贊說：

「新郎才美如此，我尹苻烟得所了。」便拜別父母，欣然上轎。一路鼓樂喧天，好不鬧熱。村中親眷要送，都伸手縮脚不敢來，盡說道：「待做親後，再慢慢去探望罷。」

却說華嶽恐怕娶到府中，人知不便，就在城外借个大宅子，便帶了許多侍女收拾卧房，備酒，自家也到宅中等候。只說路遠，恐怕城門早關，悞了良辰，故移在此。果然路遠，喜轎到時，已是起更時候了。迎到堂中，同拜天地。因是客寓，公姑在家，無堂可拜，只對拜了，就送入洞房。華嶽躲在後堂，打發散了衆執事人役，就叫侍女們送酒到後房中合巹。侍女擺下酒，即將新人方巾揭去，請新郎與他對面而坐。華小姐仔細一看，見他眉似遠山，眼橫秋水，宛然仙子臨凡，心下早有百分親愛。尹苻烟將新□□□一看，見他芙蓉兩臉，柳葉雙眉，滿身光艷，飛舞不定，心下暗想道：「我道他才人縱美，不過英挺風流，誰知柔媚芳香，轉勝於我，叫我何以爲顏？」衆侍女送上酒來，二人微飲了數杯，華小姐心下想道：「外才美矣，內才不知何如，此時不考他一考，更待何時？」

「新郎才美這樣好，我尹苻煙得所了。」就拜別父母，歡喜上轎。一路鑼鼓喧天，好不鬧熱，村裡頭親眷要送，都伸手縮脚不敢來，大家說道：「等做親後了，慢慢去望他罷。」

再說華嶽恐怕娶到府裡頭來，人知道不便，就在城外借個大房子，就帶了好多丫頭收拾卧房備酒，自家也到房裡頭等候。只說路遠，恐怕城門早關，悞了時辰，移在這裡。果然路遠，轎子到時，已是起更時候。迎到堂中，同拜天地。因是租的房子，公公婆婆在家，沒有堂拜，只他兩個人對拜了，就送進房裡頭。華嶽躲在後堂。打發散了，就叫丫頭們送酒到後房裡頭喫交盃酒。丫頭擺下酒，就把新人方巾揭去，請新郎替他對面坐着。華小姐仔細一看，見他標緻得很，心裡頭就有百分愛他。尹苻煙把新郎偷眼也一看，見他的容貌臉色，真真可愛，心裡頭暗想說：「我講他滿生得好，不過風流就是了，那裡曉得他更好過我，叫我怎樣處呢？」衆丫頭送上酒來，二人輕輕喫了幾杯，華小姐心裡頭想說：「外才到好，內才不知怎樣？如今不考他一考，還等何時？」

又飲了一、二杯，便帶笑說道：「催粧小咏，不惜抱慚，今邀天之幸，既已百兩迎來，而鼓鍾在御，琴瑟高張，新人才美久著香閨，豈可不留佳句以爲合卺之榮？」便叫侍兒將筆硯，花箋送在新人席上，尹荇烟不好回答，惟低頭作□將欲迎之態。華小姐見他含羞，因又說道：「嬌羞雖閨秀之常，而才女往往略之。今夕何夕，幸欣然賜教！尹荇烟心下想道：「女子以顏色爲勝，我顏色未必勝他，他殷殷索咏，我再不應承，便爲他所輕了。因展開花箋，取筆題詩一首道：

花也新兮燭也新 如何合卺索詩頻？
自憐村女非才子 喜嫁郎君似美人。

尹荇烟寫罷，便放下筆，也不出一語，只默默低頭而坐。華小姐看見他不假思索，心已先動，及詩完，起身□來一看，見字字香艷，不覺滿心輸服。又見無意中道破他的行藏，不禁失笑道：「姐姐美如斯，才又如斯，我小妹從不服人，今拜下風矣！」

尹荇烟聽見稱呼「姐姐妹妹」，驚訝不知何意，不住偷睛將華小姐細看。華小姐見他偷看，一發笑道：「姐姐不消看得，你認我是何人？」

又喫了兩杯，就帶咲說道：「催粧的俚言狠不堪，如今敢求做個交杯之句。

送就叫丫頭把筆硯花紙，在新人席上，尹荇煙不好回答，寡低頭做半推半就的意思。

華小姐見他含羞，又說道：「今晚良辰佳期，求教求教。」尹荇煙心裡頭想說：「女人以顏色爲勝，我顏色不如他，他這樣叫我做詩，我再不應承，他就看輕我了。就展開花紙，拿筆題詩一首說：

花也新兮燭也新 如今合卺索詩頻？
自憐村女非才子 喜嫁郎君似美人。

尹荇煙寫完，就放下筆來，也不講一句話，默默的低頭坐着。華小姐見着他不用思量，就有些愛他了，到他詩做完了，起身拿來一看，見字字都有意思。不覺滿心敬服。又見他無意之中講破他的機闕不覺就咲說：「姐姐人又好，才又好，我小妹從不肯服人，今日看你這首詩，敬服敬服。」尹荇煙聽見稱呼「姐姐妹妹」，心裡頭一想，不曉得是什麼意思，眼睛不住的把華小姐細看。華小姐見他偷看，一發咲說：「姐姐不消看，你認我是什麼人？」

尹苻烟愈加驚訝，因低低問侍兒道：「難道不是司馬？」侍兒含笑不答。華小姐道：「姐姐認我作司馬，誰知我不是司馬，到還是文君。」因立起身叫侍兒將巾衣脫去，仍露出紅顏綠□道：「我被這行頭苦了一日。」尹苻烟見新郎是個女子，心下大驚，想道：「他既不是司馬玄，我此來墮人術中矣，必無好意！」

心中如此想，不覺顏色變異。華小姐看見，知他心慌，因笑說道：

「姐姐不須着忙，小妹好久慕姐姐才高，故相接一會，並無惡意。」尹苻烟猶沉吟不語。華小姐道：「姐姐不必過疑，你看我一个柔弱女子，豈可有禍於人者？」尹苻烟想道：「他若是个男子，便須防他，他一个女子，怕他怎的？」方纔定了心，改容說道：「小妹鄉野裙釵，不知姐姐為何誘小妹到此呢？」華小姐道：「姐姐認我是誰？」尹苻烟道：「如何認得？」華小姐道：「小妹實說了罷。小妹姓華，家父現任春卿，辦事東閣。」

尹苻烟道：「這等，是華小姐了。以太師貴女，無端而忽及賤妾，尤所未解。」

尹苻煙越發怕起來，低低的問丫頭說：「難道不是司馬玄？」丫頭總是咲也不答應。華小姐說：「姐姐認我做司馬，那裡曉得我不是司馬，是個女人。就叫站起身叫丫頭把巾衣脫去，露出女人的本相來說：「我穿了這些行頭苦了一天。尹苻煙見新郎是個女子，心裡頭大怕，想說：「他既然不是司馬玄，我來這裡不是落他圈套了，定然沒有好意。」心裡頭這樣想。不覺臉上變起來。華小姐看見，曉得他心慌，就咲說道：「姐姐不要着忙，小妹好久思想姐姐高才，今日接來一會，並沒有一個惡意。」尹苻煙還不做聲。華小姐說：「姐姐不消疑心，你看我一个女子，那有害人的呢？」尹苻煙想說：「他若是一個男子，就要防備他，他是一個女子，怕他做什麼？」心上纔定，轉過臉說道：「小妹鄉下的人，不曉得姐姐為什麼緣故騙小妹到這裡來呢？」華小姐說：「小妹說姐姐認得我是誰？」尹苻煙說：「怎麼認得？」華小姐說：「小妹實說給你聽罷。小妹姓華，我老子現任春卿，在東閣辦事。」尹苻煙說：「這樣是華太師的小姐了。你是貴人，怎麼做這樣的，我實不曉得。」

華小姐道：「有个緣故。」尹苻烟道：「有甚緣故，乞小姐說明，免我心下狐疑。」華小姐道：「不瞞姐姐說，我小妹在閨中略識幾字，家父過於溺愛，以爲當今無二，不肯輕字與人。去歲因司馬玄二首壽詩相合，家父道他有才，又因他諄諄來求，就許了他，只待春闈得意，便可結親。不期前日有人傳說，司馬玄久慕姐姐才美，又定了姐姐。家父不信天下更有多才女子勝如小妹者，心下不忿，故作此遊戲，迎請姐姐到此，叫小妹細細領教。倘是虛名，便可致譏司馬。不想姐姐冰心玉骨，而聰慧敏捷，非我小妹塵凡下質所能幾萬分之一。司馬玄之姻甘讓姐姐，不敢再生痴想矣。」

尹苻烟聽了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就疑司馬男子，焉有如此美貌，使人抱愧多時。小姐既非司馬，爲何催粧佳咏又擅司馬之長？我再不料紫閣嬌生，金閨癡養，又有仙才有如小姐者。我尹苻烟雖長蓬茅，寔寔心空一世，目無王侯今見小姐，方知山川秀氣不獨鍾于一人，自悔枋榆之妄。今日君子有人，淑女有日，况貴貴親親，自可弘闢睢之雅化，賤妾村芳，自當退守田家荆布。小姐到如此反說！」

華小姐說：「有個緣故。」尹苻煙說：「有甚麼緣故，求小姐講明，免得我心裡頭可疑。」華小姐說：「不瞞姐姐說，我小妹在家畧畧認得幾個字，我老子愛我說，當今的人沒有一個比得我，不肯輕易許給人。旧年因司馬玄一首祝壽的詩相合。我老子說。他有才。又因他來求就許了他，只等他會試中了，就替他結親。不想前日有人傳說，司馬玄愛姐姐的才美，又定了姐姐。我老子不信天下那裡還有多才的女子好過我女兒的不成，心裡頭不願，故此做這個圈套，請姐姐到這裡，叫小妹細細領教。若是虛名，就要譏誚司馬玄。不想姐姐做人聰明，我小妹愚蠢，萬分不及。司馬玄之親，甘願讓給姐姐，我不敢痴想。」尹苻煙听了又怕又喜說：「原來是這樣。我就是疑司馬玄是個男子，那有這樣生得好，使得我都站不住。小姐你既不是司馬玄，為何催粧的詩又有司馬玄之才呢？我再不想閨女，有像小姐之才。我尹苻煙雖是鄉下女子，其實天下有才的人也不在眼裡，如今見小姐，終曉得才學不可自家抱負。我從今以後再不敢自誇。情愿讓給小姐為何到這樣說呢？」

華小姐道：「姐姐不必虛謙，妹子是真心服善。」尹苻烟道：「賤妾蒙小姐推誠，小姐推誠，怎敢浮言？」華小姐道：「惟美愛美，惟才憐才。姐姐與小妹諒有同心，今雖遊戲，天寔作緣，何不借此花燭結為姊妹，異日相逐于飛，豈非英皇再見耶。」尹苻烟道：「小姐高論，殊足快心，但恐賤妾瑣瑣，不堪追隨。」

華小姐見話已投機，滿心歡喜，就在燈下重梳雲鬢，再整閨粧，與尹苻烟並坐，真是一雙仙子。華小姐又叫點起明燭，焚起好香，要與尹苻烟結盟。各問年紀，俱是十七歲，華小姐只大半月，敘定為姐。二人對拜了四拜，起來个个歡喜。華小姐道：「我們既為姊妹，父親應該請見。遂自來見父親，將前事細細說了一遍。又將合巹詩送與父親看，道：「這尹苻烟才美俱在孩兒之上，寔寔輕他不得。孩兒已與他結為姊妹，父親不妨一見。」華嶽遂將合巹詩細看，看到尾一句大笑道：

「他就疑你是美人，此女不獨才高，這雙眼亦可謂俊慧矣，你與他結為姊妹不差。因同女兒走進房來，尹苻烟請華嶽上坐，端端拜了四拜。

華小姐說：「姐姐不必過謙，小妹是真心服善的。」尹苻煙說：「我蒙小姐擲愛不敢亂說」華小姐說：「善善惡惡人之同心。今日雖是玩耍，也是個緣法，何不借這個花燭，替你結做姐妹，後來兩個人嫁給他，也不辜負我們了。」尹苻煙說：「小姐講得是，只是我沒幹，不堪奉陪。」

華小姐見話講得投機，滿心歡喜，就在灯下收抬頭臉，替尹苻煙齊齊站着，真真是一對仙子一樣。華小姐又叫點起大蠟，燒起好香，要替尹苻煙結拜。各人問多少年紀，都是十七歲，華小姐只大他半個月，叫做姐姐。兩個人對拜了四拜起來，大家歡喜。華小姐說：「我們既做姊妹，老子應該請見。自家來見老子，把前頭的事細細說了一遍。又把交杯的詩送給老子看，說：「這尹苻煙的才美都好過孩兒，實實不可輕慢他。孩兒替他結做姊妹，老子不妨見他一見。」華嶽把交杯的詩細細的看，看到尾一句，大咲說：「他就疑你是個美人，這個女兒不獨他才高，這兩個眼睛真真認得東西，你替他結做姊妹也不差。就同女兒走進房來，尹苻煙請華嶽上站端端正正拜了四拜。

華嶽燈下又見尹苻烟娉婷如玉，舉止端詳，絕不似小家行徑，十分歡喜，正好與孩兒作對。華小姐道：「妹妹既已迎來，決無送回之理。還是通知父母，還是交付新郎？」華嶽道：「只此交付新郎，也覺容易，通知父母，定漏泄風聲。莫若且藏隱府中，待他尋覓慌張，也可洩我娶而不告之氣，况春闈在邇，倘得志龍門，那時我自有的。」大家都笑，以為有理。到次日，悄悄搬回府中。華嶽分付家人隱瞞，不許多嘴，故無一人知道。

且不說兩小姐回府，日日較詩論文，親愛玩耍。却說尹老官自送了女兒出門，到了三朝七日，要買禮來看看，却又自愧菲薄，怕羞不敢來。央及張老兒道：「你只作賣花，可替我到呂衙去看看我女兒好麼？」倘遇巧，你說我要買幾個盒兒來看看，不妨麼？」張老兒道：「使得。使得！我明日就替你去。」

到次日，果挑了一担花兒，竟到呂衙門來賣，剛剛撞着司馬玄送客出來。客去了，司馬玄看見張老兒就點點頭，叫他到面前說道：

華嶽燈下又見尹苻煙行動舉止，不像個小家的行徑，十分歡喜，正好與孩兒做對。華小姐說：「妹妹既然迎來，斷沒有空回的道理。還是通知他父母，還是交付給新郎？」華嶽說：「就這裡交付給新郎，也覺容易，通知他父母定泄漏了機闕。不如藏在我們家裡，等他去尋出我的氣。如今會試的日子近了，他若是中了，那時候我自有的。」大家都咲起來，說有理。到第二天，悄悄的搬回家來。華嶽吩咐家人，不許多嘴，故此沒有一個人知道。

且不說兩個小姐回家，天天做詩論文，親愛玩耍。如今再說那尹老頭子從送了女兒出門，到了三朝七日，要買些禮物來看看，又恐怕禮薄，怕羞不敢來。來央托張老頭子說：「你只做賣花，替我到呂家衙門去看看我女兒好麼？」遇巧的時候，你說我要買幾盒子來看看不妨麼？」張老頭子說：「使得。使得！我明日就替你去。」

到第二天，挑了一担花，到呂家衙門來賣，剛剛撞着司馬玄送客出來。客去了，司馬玄看見張老頭子就點點頭，叫他到面前來說：

「你前日隔壁那寫扇子的尹姑娘，是我定他爲親了，你可知道麼？」張老兒笑嘻嘻說道：「相公原來不老實，這段姻緣雖說是呂老爺爲媒，還是我花老兒說起的。相公今日已娶了來家，不叫我吃喜酒，到還要說這反關門的話兒哄我。」司馬玄道：「虧是虧你，喜酒自然相請！那會娶來？不要取笑。且問你，尹姑娘近日在家好麼？」張老兒道：「相公不要瞞我，我不是來討酒吃，我是尹老官央我來看看姑娘。他說前日三朝七日要買禮來，恐怕鄉下人沒甚好東西送來，恐惹呂老爺笑話，故叫我今日只作賣花，來探問一聲。」司馬玄見張老兒說話像個真的，因着驚道：「這話是真麼？」張老兒笑道：「燈籠、火把、鼓樂、人夫在村中鬧了一日，那個不知道？相公親自抬轎來娶的，反問我真也不真。」司馬玄道：「是幾時？」張老兒道：「前月十三日娶來的。」司馬玄聽見說得言言有據，驚了一身冷汗，忙扯了花老兒到廳上來，就叫人請呂老爺出來。呂柯出來道：「吾兄何事這等驚慌？」司馬玄道：「不好了！」指着花老兒道：「他說尹苻烟前月十三我們娶來了。」

「你前日隔壁那寫扇的尹姑娘，是我定他做親了，你曉得麼？」張老頭子笑嘻嘻的說道：「相公原來不老實，這段因緣雖說是呂老爺做媒，還是我說起的。相公今日都娶了來家，不叫我吃喜酒也罷，還來哄我。司馬玄說：「虧是虧你，喜酒自然要請你。那裡有娶來？你不要取笑。我且問你，尹姑娘近來在家好麼？」張老頭子說：「相公不要騙我，我不是來討酒吃，我是尹老頭子央我來看看姑娘的。他說前日三朝七日常要買東西來，恐怕鄉下人沒有甚麼好東西送來，恐怕呂老爺哄他，故此叫我今日只做賣花來，問候一聲。」司馬玄見張老頭子說話像個真的，就着驚說：「這話是真的麼？」張老頭子哄說：「燈籠、火把、鑼鼓喧天，村裡頭鬧了一天，那個不知道？相公親自擡轎來娶，還來問我真不真。」司馬玄說：「是幾時？」張老頭子說：「是前月十三日娶來的。」司馬玄聽見說得句句都有憑據。驚了一身冷汗。忙忙扯張老頭子到廳上來。就叫人請呂老爺出來。呂柯出來說：「你做什麼事這等慌張？」司馬玄說：「不好了。」指着張老頭子說：「他說尹苻煙前月十三我們娶來了。」

呂柯道：「那有此事。莫非尹家別有緣故，將女兒藏過，故說此話？」張老兒看見二人驚訝，方知真不曾娶，也着起忙來，道：

「那日幾百人娶進城來，瞞得那一個？難道呂柯老爺與司馬相公就沒有一个人看見？」那呂柯道：「這日怎麼不待我媒人來，就輕易嫁女出門？」張老道，說：「老爺朝中有事。老爺雖不曾來，司馬相公却是來的。」司馬玄道：「這話我只是不信，我須親到紅菟村一訪便知。」張老兒道：「相公若不信，就同我去。」

呂柯道：「今日遲了，明日去罷。」司馬玄那裡等得，立叫家人轡馬。連飯也不吃，就上馬要行。張老兒還要賣花，司馬玄催得慌，就將花担兒寄在呂衙，空身跟着司馬玄走。

回來先到尹家報知此事，慌的兩個老夫婦只是哭。隨後司馬玄下馬，四下訪問，衆口一詞。司馬玄見是真，便軟做一團，半步也走不動。不一時，村中知道此事，以為奇聞，都到尹家來看。尹老官請司馬玄到家，說道：「相公前日親自坐在轎中，怎生賴得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我何曾來？定被他人假了。」

呂柯說：「那有這個事。恐怕尹家別有緣故，把女兒藏過，纔說這個話麼？」張老頭子看見他兩個人慌張，纔曉得真真沒有娶，也着起忙來說：「那天幾百人娶進城來，瞞得那一個？難道呂老爺替司馬相公。都沒有一個人看見麼？」呂柯問說：「那天怎麼不等我媒人來呢，就輕易把女兒嫁出門？」張老頭子說：「他說老爺朝中有事。老爺雖沒有來，司馬相公是來的。」司馬玄說：「這個話我不信，我要親到紅菟村去訪訪就曉得。」張老頭子說：「相公你不信，就同我去。」呂柯說：「今日遲了，明日去罷。司馬玄那裡等得，立刻叫家人轡馬。連飯也不喫，就上馬要走。張老頭子還要賣花，司馬玄催得慌，就把花担子寄在呂家衙門，空身跟着司馬玄走。」

回來先到尹家報知這個事，慌得兩個老夫妻只是哭。隨後司馬玄下馬，四下訪問，大家都是這樣講。司馬玄見是真，就軟做一團，半步也走不動。不消一個時辰，村裡人都知道，去到尹家來看。尹老頭子請了司馬玄到家，說道：「相公前日親自坐在轎裡頭，怎麼會賴得？」司馬玄說：「我那裡有來？定被別人假的了。」

尹老官道：「相公既不會來，這首催粧詩，明明相公坐在轎中寫的，難道也是假的？」司馬玄道：「催粧詩在那裡？」尹老官道：「現貼在壁上哩。」司馬玄道：「可拿來我看。」

尹老官道：「女兒總是相公娶去。就進去看也無妨。」遂領了司馬玄到浣古軒來，只見那催粧詩果貼在壁上。司馬玄讀了一遍，心下慌道：「這段姻緣無望了！此事若是紈褲奸人盜娶，或者尹荇烟才女，不肯相從，必定透露消息，還好追尋。你看催粧之詩，俊雅風流，勝我百倍，且百兩相迎，自然貴介，荇烟豈不遂心，怎肯復爲我書生動念？這段姻緣當付之春夢矣！」就起身要回來，因出門遲，到此留戀，天色晚了，尹老官就留他過夜。

司馬玄黃昏無事，在浣古軒中與無夢閣上細尋他遺踪去跡，就是一花一草，片紙隻字，無不香艷幽悄，蕩人心魂，動人想象。司馬玄此時意亂，那能就枕？欲知畢竟何如，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尹老頭子說：「相公既然沒有來，這首催粧的詩，明明相公坐在轎裡頭寫的，難道也是假的不成？」司馬玄說：「催粧的詩在那裡？」尹老頭子說：「現貼在壁上。」司馬玄說：「拿來我看。」尹老頭子說：「女兒總是相公娶去。就進去看也無妨。」就帶了司馬玄到浣古軒來，只見一首催粧的詩。果然貼在壁上。司馬玄讀了一遍，心理頭慌說：「這段姻緣，沒有指望了！這個事情，定是奸人假我名字偷娶去了，或者尹荇煙是有才的女子，不肯相從，定然有個消息。還可尋得。你看催粧的詩，做得十分風流，好我百倍，又有那樣的迎接，自然高貴，荇煙自然快活，怎肯念我呢？這段因緣斷斷沒有指望！」就起身要回去，因那天出門來得遲了，到這裡講話好久，天色晚了，尹老頭子就留他過夜。

司馬玄黃昏無事，在浣古軒裡頭替無夢閣上，細細尋他那些詩詞歌賦，就是一花一草，片紙隻字，沒有一件不好處。司馬玄這個時候，滿心愁悶，那裡會睡得。作詩一首說：

燕去樓空事渺茫 尋思徙倚遍迴廊

芳香依旧人何在 不必猿聞也斷腸⁷

不知司馬玄畢相思竟何如，且聽下面分解。

第四回

太師公善戲謔難乘龍

探花郎苦推求歡跨鳳

詞曰

芙蓉綉褥鴛鴦枕，前程一片佳如錦。無計得
乘龍，相看還夢中。徘徊空反側，一室愁琴
瑟。到得兩宜家，方添錦上花。

却說司馬玄相思了一夜，到次早辭別了尹老官夫妻。回衙與呂柯商議，要出紙筆各處追求。呂柯道：「此人既有這等作用盜娶而去，自是富貴人家，豈無金屋隱藏，那能漏泄？若出紙筆，不但無用，反昭人耳，自傳與華老知道，只怕已失者不可復得，而將得者反又失矣，吾兄不可不思。」司馬玄想了一會，默然無語。呂柯道：「以小弟愚見，春闈近矣，莫若待兄看花之後，先成了華老師之姻，再細細搜求，亦未為遲。」司馬玄無可奈何，只得依允。

過了些時，春闈御筆親點探花，十分榮耀。呂柯見他中了，方纔放下一樁心事。司馬玄也不等公務稍暇，就央呂柯與華嶽說親。呂柯笑道：「這不消仁兄吩咐，想也再遲不得了。」

第四回

太師公善戲謔難乘龍

探花郎苦推求歡跨鳳

詞曰

芙蓉綉褥鴛鴦枕，前程一片佳如錦。無計得
乘龍，相看還夢中。徘徊空反側，一室愁琴
瑟。到得兩宜家方添錦上花。

話說司馬玄相思了一夜，到第二天早起辭別了尹老頭子夫妻。回去衙門，替呂柯商議，要出紙筆寫榜，各處招尋。呂柯說：「這個人既有這等作用偷娶去，定是富貴人家，那裡沒有大房子藏他呢？若寫榜文，外頭招搖不便，傳給華太師知道，反要怪你呢，不好出，不好出。」司馬玄想了一會，默默沒有話說。呂柯說：「小弟愚見，如今會試近了，不如等你中了，先成了華太師女兒親事，然後再細細查訪，也不遲。」司馬玄沒奈何，只得應承了。

過了些時，會試御筆親點探花，十分榮耀。呂柯見他中了，方纔放下心来。司馬玄也等不得閑，就央托呂柯替華嶽說親。呂柯咲說：「這不消你吩咐，如今想來也遲不得。」

因檢個好日子,穿了吉服,用大紅名帖恭恭敬敬來見華嶽。華嶽接見道:「賢契為何今日如此鄭重?」呂柯道:「非為別事,就是敝友司馬玄向日蒙老師許結絲蘿,原約春闈得意便可乘龍。司馬玄今幸探花仙府,不負老師鑒拔,特浼門生敬報斧柯,以完前議。故門生薰沐以請,敢求老師金諾。」華嶽道:「此言前固有之,但怪司馬玄負盟已婚尹氏。老夫幾欲要言,因賢契作伐,不好多言。今以一第之榮,又煩賢契,莫非要以小星之義奚落小女麼?」呂柯見說出尹氏,打着心病。又見華老詞色嚴厲,急得滿臉通紅,坐立不安,連連離席打恭道:「尹氏之說,係一時訛傳,並無寔跡。司馬玄自從老師有約,至今尚在門生處獨自下榻,可問而知。若中饋有人而再作此罔想,則不獨司馬玄有罪,門生亦不得謝過矣。」華嶽道:「此事既無寔跡,老夫也不苦苦追求,但有此一番訛傳,則老夫信此訛傳,將小女又許他人,這也怪不得老夫失信了。」呂柯道:「老師台鼎門楣,豈患無人攀仰!但以師妹仙才,無非欲選奇才以諧佳偶。

就檢個好日子,穿了衣裳,用個大紅名帖恭恭敬敬來見華嶽。華嶽接着說:「你今日怎麼這樣珍重?」呂柯說:「不為別事,就是那司馬玄當日蒙老師選他做女婿,原許他中了繯成親。司馬玄如今中了探花,托我來說,敢求太師應承了罷。」

華嶽說:「這個話我也講過了,我怪司馬玄他怎麼又定尹家的女兒。我多早要說,因是你做媒,我不好講出。他如今繯中個探花,就煩勞你來說這個親事麼?」呂柯見說出尹氏打着他的心事。又見華太師臉色不同,急得他滿臉通紅,坐也不安,站也不定,連連離位打恭說:「尹家的事,是一時亂傳,並沒有一點實據。司馬玄自從太師有約,到如今還在門生家問他就曉得。若是娶了,又來妄想,不獨司馬玄有罪,就是我也不得無罪。」華嶽說:「這個事,既沒有事據,我也不怪他,總是這一番亂傳,我信他把女兒又許給別人,這也怪不得我失信了。」

呂柯說:「老師堂堂相府,選擇女婿何怕沒有人!師妹乃是仙才,要揀個有才的人相配。

况司馬玄之才已蒙青眼，今又走馬春風，恐一時無兩。老師奈何因一言之誤，而舍長就短，無乃過傷於激耶？」

華嶽笑道：「以天地之大，豈獨生司馬一才，賢契何見之小也！」呂柯道：「據老師台諭，則新選東床過於司馬矣。」

華嶽道：「雖未必過，亦未必不及。賢契異日自當知之，老夫焉能謬誇。」呂柯不敢再言，只得諾諾而退。

回到衙中，細細說與司馬玄，不勝悔恨道：

「尹家之事，我向日就不願仁兄爲之，兄執意却行，小弟又不敢違拗。今日兩美俱失，爲之奈何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此雖小弟妄動，但以符烟之才，而兩番倡和，弟雖木石，焉能愬然？再不料華老之盟，又有此變。」二人默對半晌，司馬玄又說道：「姻緣不成，這也罷了，但所選之人，其才何等奇拔？私心尚有不服。」呂柯道：「這不難，我明日請與一較，看他何如。」司馬玄道：「如此便好。」呂柯到次日，果又來見華嶽，說道：「敝友司馬玄蒙老師理論，自應避舍，但聞新婿高才，願一領教，不識老師肯賜一見否？」

况且司馬玄的才，現今考過如今又中了探花，恐怕一時沒有這個人。老師怎彥听別人的話，就把師妹許給別人呢？老師太過激了。」

華嶽咲說：「天地之大，難道寡生司馬玄一個人不成，你怎彥見識這樣淺呢？」呂柯說：「據老師來說，新招的女婿，好過司馬玄了。」華嶽

說：「雖是沒有過他，也未必不及於他。你明日自然曉得，我也不敢誇他。」呂柯不敢再說，只得拜辭回去。回到衙門，細細說給司馬玄，不勝懊悔說：

「尹家的事，我當日就不願你做，你要做，我又不敢違拗。今日兩下耽悞，怎彥好呢？」司馬玄說：「這個雖是乱做，那符煙的才，替我做詩倡和，我雖是沒幹的人怎彥肯捨得？再不想華老師這樣改變。」兩個人坐了一會，司馬玄又說道：「姻緣不成，這也罷了，他那新選的女婿，文才不曉得何如？我心上不服。」呂柯說：「這個不難，我明日請他來考考，看他何如。」司馬玄說：「這樣更好。」呂柯到第二天，來見華嶽說道：「那司馬玄蒙老師的話退去了，听見新女婿高才，願領教，不曉得老師肯不肯？」

華嶽笑道：「想是司馬兄疑我爲虛言，實無其人，若不一會，便道我峻拒不情。也罷！就會一會也不妨。但須講過，此生賦稟素弱，懶於言語應酬，止可一揖，就要垂簾分坐。」呂柯道：「只求一面，至於各席，自從其便，悉聽老師之命。」華嶽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不須遲延，就明日書房草酌，屈賢契與司馬兄早臨。」呂柯歡喜，應諾辭出。回衙與司馬玄說知，大家等候不題。

却說華嶽進內，與二小姐商議道：「司馬玄被我在呂柯面前說道另有佳婿，奚落了幾句，他忿忿不服，今日又央呂柯來要與新婿較才。我待說明就理，擇了吉日，將你二人同嫁與他，完了一樁美事。但他新中探花，恃才矜美，旁若無人，莫若再叫荇烟扮做新婿，再遊戲一場，使他心折，那時纔不敢輕視我宰相門楣。」華小姐笑道：「才人風流韻事無所不可，但妹妹嬌柔女子，雖扮男粧，亦不好與他二人相對盤桓。」華嶽道：「我已言過，只一揖就分簾隔坐。」二小姐同應道：「如此方好。」華嶽一面吩咐明日備酒，又吩咐前窗一席，後窗垂簾，又設一席。

華嶽咲說：「想是司馬玄疑我騙他，若不給你相見，你就說我沒情。也罷。就會一會也不妨。我替你講過，這個人性子愛靜，不愛講話，替你做個揖，就要掛起簾子分開坐。」呂柯說：「只要求見一面，坐位隨人之便。」華嶽說：「既是這等講，不要遲延，就是你明日同司馬玄早來。」呂柯應承好了，辭了回來。替司馬玄說知，大家等候明日来，這段不說。

再說華嶽進裡頭，替兩個小姐商議說：「司馬玄被我在呂柯面前說道另選個好女婿，說他幾句，他心上不服，今日又央托呂柯來。要替新女婿比才。我不如說明揀個好日子，將你兩個人一起嫁給他也完了一件好事。他是新中的探花，眼裡沒有人，如今再叫荇煙份做新女婿，騙騙他好不好，使他心服，那時候纔不敢看輕我宰相的女婿。」華小姐咲說：「妹妹是個女人，雖扮做男粧，也不好替他兩個人對面做詩。」華嶽說：「我也講過，寡是做一個揖。」就掛起簾子隔開坐。」兩個小姐答應說：「這樣纔好。」華嶽一面吩咐明日辦酒，又吩咐前頭一席，後頭掛起簾子，另辦一席。

到次日，華嶽發帖請呂翰林，司馬探花二人午刻一敘。二人聞請，到午欣然而來。華嶽迎入書房，敘坐已定，司馬玄便請新婿相見。華嶽道：「昨已告過，此生畏飲，兼且不耐煩劇，容杯罌少伸，當令拜謁。」

須臾三人就席，酣飲多時，司馬玄告止。華嶽一面令人撤去，一面叫請新女婿出來。不多時，許多家人，侍妾擁着一位少年書生，翩翩而來，司馬玄與呂柯定睛一看，正是，

望去一泓秋水，行來兩袖春烟，雪膚瓊貌宛然仙。莫言花見笑，燕子也爭憐。

那新婿走進書房，讓呂柯，司馬玄居左，只躬身一揖，也不出半言，即退入後窗簾內而坐。

司馬玄看見新婿風流年少，楚楚可人，將他初來詣考一片驕矜不服之氣，先消了八九。暗想道：「有此佳婿，何能及我？」

因目視呂柯，欲起身辭出。

華嶽留下道：「既蒙光臨，還要求教。」

說不了，早已兩副筆硯詩箋俟候的端端正正，一副送在司馬玄席前，一副送入簾內。

到第二天，華嶽發帖子去請呂翰林，司馬探花兩個人。上午來坐坐，兩個人聽見來請，他到上午就來。華嶽請進書房，大家坐定了，司馬玄就請新女婿相見。華嶽說：「昨日講過，這個人不會吃酒，又不愛講話，我們喫幾杯酒。

我自然叫他出來相見。」三個人坐位喫酒好久了，司馬玄說。就好了，華嶽一面叫人撤去酒席，一面叫請新女婿出來。沒有多久，好多人丫頭跟着一位少年的新女婿出來，司馬玄替呂柯定着眼睛一看，正是，

望去一泓秋水，行來兩袖春煙，雪膚瓊貌宛然仙。莫言花見笑，燕子也爭憐。

那新女婿走進書房來，讓呂柯，司馬玄坐大位，就做一個揖，也不講半句話，就退進後窗簾裡頭去。司馬玄看見新女婿風流年少，真真愛人，把他起頭來要考他的念頭滿心不服的氣，都消去八九分了。暗暗想說：「這樣女婿那有不如我之處？」就把眼睛看呂柯，要起身辭他出去。華嶽留他說：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還要求教。」

說沒有完，早早兩副筆硯箋紙伺候的端端正正，一副送在司馬玄席上，一副送進簾裡頭。

華嶽對呂翰林說道：「論起來，小婿後生小子，怎好與翰苑名公爭衡文墨？但援引後進，實是詞場美事，故令他緬顏請教，老夫與近思亦可樂觀其盛。」呂柯道：「藝苑爭驅，古今盛事，老師有命於蒼兄，不妨捉筆。但不知還是何人命題？」司馬玄此時已心折氣短，不欲作鉅鹿之想，然既已到此，只得拈筆說道：「晚生過時梅蕊，焉敢與桃李爭春？既承台命，勉強寫意，以博一笑也不消命題了。」因寫道，

今日朝天拂御烟 昨宵歸院撤金蓮。

如何咫尺天台路 一片雲橫不許前。

後寫「司馬玄有感漫題索和。」寫完送與華嶽道：「偶爾感懷，詞多過激，老太師勿罪！」華嶽看了，稱贊不已。心下想道：「我一時高興，倚着符烟有才，指望和一妙詩，壓倒司馬玄，誰知司馬玄才高若此，却教符烟如何又能出奇？倘和韻不佳，未免倒自取其笑。」

然事已到此，無能改言。賞玩畢，只得叫人送入簾內。詩雖送入，心下只是鶻鶻突突。還未半盞茶時候，早已送出詩來，放在席上。

華嶽對呂翰林說道：「論起來，小婿生的人，怎好替你名公的人。考試文才呢？」呂柯說：「考試文才，這是個好事，既是老師叫我們做詩，子蒼不妨拿筆。不知道還是什麼題目？」司馬玄這個時候早早心裡頭都服了，不愛做這個好歹的想頭，如今到這裡，只得拈筆說道：「我是沒才的人，不敢替你高才的人來比。如今承你叫我做詩，寫幾句粗話，你們不要見笑不消題目。」就寫說，

今日朝天拂御煙 昨宵歸院撤金蓮。

如何咫尺天台路 一片雲橫不許前。

「蜀人司馬玄有感漫題索和」司馬玄寫完，送給華嶽說：「偶然感懷，話多過激，老太師不要見罪！」華嶽看了，稱贊不歇。心裡頭想說：「我一時高興，倚着尹符煙有才，指望和一首好詩，壓倒司馬玄，那裡曉得司馬玄才高這樣的，尹符煙怎會和得呢？若是和韻不好，到是自家不好看相。」事到如今，沒法處置。只得稱贊他好。就叫人送進簾裡頭去，雖然送進去，心裡頭總是跳。還沒有半杯茶久，就送出詩來，放在席上。

大家相争而看,只見上寫道:

河洲苻菜已無烟, 又想華峰頂上蓮。

玉蕊瓊姿應不少, 安能盡到探花前。

後寫「伊無人有感漫題奉和。」華嶽看見詩意字字敲打司馬,喜出望外,又不好自贊,只是撚着幾根白鬚欣欣而笑。呂柯初看見司馬之詩,滿心快暢,以為定不能屬和,及見了和詩,驚得啞口無言,只是頭啞嘴。司馬玄在案上看了,又拿在手中細看,竟看呆了,如木人一般,半晌無語。華嶽見司馬玄如此光景,不覺失笑道:

「探花看詩沉吟,莫非嫌他詩他太唐突麼?」

司馬玄見問,方斂容答道,晚生怎敢!」

華嶽道:「既不嫌唐突,為何沉吟不語?」

司馬玄道:「令婿佳章詞微意婉,字字中晚生之隱,讀之有觸,故不禁默默感傷耳。」

華嶽道:「原來如此!吾聞詩可以興,可以怨,此詩既能感動探花,則此子之才亦有可觀,學生不為過誇矣。」因吩咐家人道:「新相公不耐久坐,可請便罷。」家人傳語,那新人早從簾內走出一拱,竟隨着許多家人,侍妾入內去了。

大家相争来看,只見上寫着說:

河洲苻菜已無煙, 又想華峰頂上蓮。

玉蕊瓊姿應不少, 安能盡到探花前。

「賣花隣伊無人有感漫題奉和」華嶽看見詩意字字敲打司馬玄,喜出望外,又不好自家稱贊,只是將着幾根白鬚鬚總是咲。呂柯頭裡看見司馬玄的詩,滿心快活,當是他和不出來,到看見了他的和詩,嚇得他啞口無言,只是點頭啞嘴。司馬玄在案上看了,又拿在手裡細看,竟看呆了,就像木頭的人一般,半天沒有話講。

華嶽見司馬玄這樣光景,不覺咲說:「探花看詩這樣,敢是這首詩做得不好麼?」司馬玄見

他來問,終答應說:「不敢。」華嶽說:「你既不嫌,怎麼在那裡吟哦都不講話呢?」司馬玄說:「你女婿的詩意思深遠,字字有意。我讀了不勝感傷。」華嶽說:「原來這樣。我女婿的才,也還好些,不是誇獎他了。」

吩咐家人說:「新相公不耐煩久坐,可請便罷。」家人傳去,那新人早早從簾裡頭走出一拱,隨着那些家人丫頭,進裡頭去了。

司馬玄看見少年美貌，寫作風流，已自滿心氣苦，今又珠圍翠繞，已爲入幕之賓，更覺萬分難堪，又不敢現於詞色，只是痴痴默坐。須臾換席，又送上酒來，司馬玄勉強而飲，只是不欢。

華嶽道：「探花極高懷，今爲何作此不樂之態？胸中相應有故，不妨明言，學生或可爲探花解憂。」司馬玄道：「事已不諧，晚生不妨直說。晚生雖謏劣，而性篤閨倫，指望博一桃夭之子以樂關雎，故隻身入京，作四海求凰之想。幸以一言之合，蒙老太師許以好迷，可謂平生之願遂矣。不意反側三年，而雀空巢鳩奪，能無怏怏？」華嶽道：「此乃學生得罪，且不必言。只說長安之大，豈再無一人以當探花之意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晚生實不相瞞，此事想老太師亦已風聞。晚生實曾因買花訪得一才女，姓尹名苻烟，其人未見，其才寔彷彿老太師閨中之秀。晚生既蒙老太師許盟，本不該他求，因想才難，自古歎之，况閨秀之才又難之難者，恐標梅有咏，失身村野，故越禮行權，先爲聘定。」

司馬玄看見這少年生得好，詩字又風流，自家就有些慚愧的意思，又見這些家人丫頭，跟着他做上門女婿。更有個萬分不堪的意思，又不敢說，又不敢變臉，只是歎歎的坐着。一點就換席了，有送上酒來，司馬玄勉強喫酒，總是不歡喜。華嶽說：「探花是個爽快的人，今日爲什麼緣故，做這個不快活的形狀？心裡頭想必有緣故，不妨明說，我或者可替你解憂。」司馬玄說：「如今是不成了，我不妨直說。我雖然沒幹，生平愛一個生得好的女人。我單身來京查訪，蒙老太師女兒許我。是我三生有幸了，不想被人娶去。我心裡怎麼會快活呢？」華嶽說：「這個是我得罪了，也不必說。只說長安裡頭，難道都沒有一个人合你探花的意？」司馬玄說：「我實不敢相瞞，這件事情老太師想必知道。我當日買花訪得一個女才子姓尹，名苻煙，人我沒有看見，他的才實替老太師的女兒都是一樣。蒙老太師許我，本不該又定別人，因想才是最難的，女人的才又是難的，恐怕他嫁給村夫的人，豈不悞了他終身麼？我愛他的才，故此越禮行權，又定他了。」

華嶽道：「既聘了，爲何不娶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曠不可待而不待，故曰行權，娶而可待而不待，則爲越禮。晚生指望春闈僥倖，先完老太師之盟，而次第及之，庶幾兩全。誰知變生不測，苻烟已爲大力強暴負之而去，如明月蘆花矣。及晚生望到而今甫能一第，而老太師又惑於聞風以爲晚生薄倖，而赤繩他繫。使晚生進既不能吹秦臺之簫，退又不能載浣紗之伴，兩美俱失，而隻身如故，徬徨自失，非敢於大人前作不樂態也。適觀伊兄佳韻，所謂「苻無烟」、「峯頂蓮」，字字實傷我心故耳。」說罷，詞色氣淒，幾於下淚。華嶽道：「探花所說聘而不娶，欲先待小女完姻，這是探花一片好心，而學生誤認之罪也。學生之罪，容當再請。且說尹苻烟，探花曾知踪跡否？」

司馬玄道：「偌大長安，朱門無限，何處去尋消問息？」

華嶽道：「探花雖未曾訪，我學生到替你探花訪得有些消息在此。小女既失奉巾櫛，我學生追求尹苻烟以謝過，不識探花之意以爲何如？」

華嶽說：「既聘了他，爲何不娶他呢？」司馬玄說：「這個聘禮原不要等個時候，偏要等個時候，叫做行權，娶親原要等個日子，偏不等個日子，叫做越禮。我指望會試中了，先完老太師女兒親事，隨後再娶，總爲兩全。那裡曉得一時改變，尹苻烟竟給強暴的人偷娶去，就像明珠暗投一樣。我想到如今纔中個探花，老太師聽見外人亂講，當是我是薄倖的人，叫我進不得能殼替你女兒成親。退又不會成就尹苻烟的親事，兩下耽悞，寡是我一個人，剛纔看那伊無人的詩句，說道「苻無烟」、「峯頂蓮」，字字有傷我心故此心上不快活，不敢在大人面前做這個形狀。」說完，就像要吊下眼淚一般。

華嶽說：「探花所說聘而不娶，要先等小女完親之後，這是探花一片的好心，這是我着了。說那尹苻烟，探花曉得他的下落麼？」司馬玄說：「這裡地方狠大，人家又多，那裡去問消息呢？」華嶽說：「探花你沒有去查訪，我到替你訪有些消息在這裡，我女兒沒有配給你。我到替你尋着尹苻烟，將功謝罪，不曉得探花的意思，好不好呢？」

司馬玄道：「此固老太師天地之垂仁，但晚生既已兩致其情，定當兩全其約，得則雙得，失則雙失。若失一不悲，得一則喜，則前爲負心，後爲苟合矣。况晚生賦命涼薄，似與婚好無緣，行將請告以歸，倘徉山水，再不徒向朱門覓句矣。」

華嶽聽了，因對呂柯說道：「探花說，得則雙得，失則雙失，若小女不諧，並苻烟亦不復望，則是爲小女一人，到誤了探花終身了。這等看起來，探花事事皆有情有義，到是我學生多疑，有始無終了，却怎麼處？近思你有甚計較麼？」

呂柯道：「事在兩難，門生亦無計較，還望老師用情。」華嶽笑道：「要我用情，除非原將小女嫁與探花方妙。」呂柯道：「如此固妙，但老師置新婿於何地？」華嶽笑道：

「這也不難，就將新婿改換女粧，充做苻烟，同嫁與探花，你道何如？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呂柯與司馬玄聽了，俱各大驚大喜道：「老太師心深妙用，遊戲出之，門生輩愚蒙，何能仰測？尚望老太師明明見教！」

司馬玄說：「這個是老太師天地的心了，我當日兩下都是有心的，今日定要兩全纔好，得要一起都得，失要一起都失，若是失吊一个不悲傷，得了一个就歡喜，這是前頭負心，後頭苟合的人了。我命不好，替婚姻無緣，我回去罷了，去遊玩山水，從今以後再不敢尋訪佳人才子了。」

華嶽听了，對呂柯說道：「探花說，得要一起得，失要一起失，若是我女兒不成，那苻烟他也不要，是爲我女兒一个人，到悞了探花的終身。這等看起來，探花事情都是有情有意的，到是我多心有始無終了，怎麼好呢？近思你有什么計較？」呂柯說：「事在兩難，我也沒有計較，還望老師主意。」華嶽說：「要我主意，只把我女兒嫁給探花纔好。」呂柯說：「這樣更好，如今老師那新女婿怎麼樣的呢？」華嶽笑說：「這也不難，就把新女婿改做女粧，充做苻烟，嫁給探花，你說好不好？」說完，哈哈大笑。呂柯替司馬玄听了，就大驚大喜說：「老太師用心深妙，我們愚蠢，想不到。求老師明明教我！」

華嶽道：「要學生明說也不難，探花與近思須要開懷痛飲，飲得半酣，方好作遊戲之客，談遊戲之事。若是半盃不飲，愁眉相對，我學生說也無興。」

此時司馬玄見說話有因，不覺神情喜發，伏席懇請道：「晚生此際寸腸如裂，雖玉液不能下咽，老太師倘有一線機緣，見教分明，則晚生願以此身作漏卮可也。」華嶽笑道：「既是這等，探花與近思試猜一猜，你道尹苻烟是誰人娶了？」司馬玄道：「如何猜得着？」華嶽道：「就是小女娶了。」司馬玄笑道：「老太師取笑，怎麼令愛娶他？」華嶽道：「探花不要笑，且說小女許與何人？」司馬玄道：「自然是方纔相會的伊兄了。」華嶽道：「那裡甚麼伊兄，小女許的就是尹苻烟！」司馬玄與呂柯同說道：「老太師遊戲入于三昧，一時難解，使人求教之心愈急。」華嶽笑道：「學生這等說，探花又不解，學生那等說，近思又不解。如今沒奈何，只得要寔說了。學生待罪春卿，禮義自我而出，小女既許嫁探花，焉有負盟之事！只因探花納聘苻烟，學生因與小女商量，以為探花愛才甚切，

華嶽說：「要我說明也不難，探花替近思大家要吃酒，吃得有點醉，纔好講這個事。若是半杯不吃，愁眉相對，我講也沒有興頭。」

司馬玄見講話有因，不覺精神喜氣，在席上請說：「我肝腸都裂，就有好東西也吃不下口，老太師若是有一點緣法，替我講，我就死也甘願了。」華嶽笑說：「既是這等，探花替近思兩個人試猜一猜，你說尹苻烟是那個人娶了？」司馬玄說：「那裡猜得着？」華嶽說：「這是我女兒娶了。」司馬玄咲說：「老太師又來取咲，怎麼你女兒娶他？」華嶽說：「探花不要咲，你說我女兒許給甚麼人？」司馬玄說：「方纔那相會的就是。」華嶽咲說：「那裡甚麼相會的，我女兒許的就是尹苻烟。」司馬玄替呂柯，大家說道：「老太師講話其實難解，叫人求教的心越急了。」華嶽咲說：「我這樣講，探花還不曉得，我那樣說，近思又不知道。如今沒奈何，我講明罷了。我做春卿之官，禮義從我行出來的，我女兒既許給探花，那有背約的道理。只因你探花送聘苻烟，我替我女兒商量說，探花愛才的心緊切。」

探花既聘苻烟，則苻烟之才必有過於小女者。小女初心不服，意欲與之一較，而不能致之以來，故萬不得已而行權，將小女改扮男粧，假充探花娶之以歸，豈非苻烟是小女娶了？」司馬玄與呂柯聽了，不覺大笑道：「老太師與令愛小姐這等遊戲，真是文人韻事俱占盡矣！且請問尹苻烟娶來與令愛小姐相得否？」華嶽道：「小女催粧一詩，苻烟心醉，苻烟合巹一詩，小女心服。二女彼此憐才，已結為姊妹，以待探花。」呂柯道：「老師與師妹既有此一段盛意，老師為何又有新婿之選？」華嶽道：「學生只道探花既聘苻烟，定忘小女，故稱小女別字，蓋故以此留難探花，消其不告而娶之罪耳。」呂柯道：「這等看來，都是老師作用。但不知老師與何處覓此少年才郎，假充新婿，其才其美真可與子蒼並驅。」華嶽笑道：「因無處可覓，只得就教苻烟女扮男粧，假充新婿。學生所以說小女許的就是尹苻烟。」司馬玄與呂柯聽了詳細，不覺手舞足蹈，歡笑不已。

探花既聘了苻煙，可見苻煙的才定然好過我女兒，我女兒起頭不服，意思要替他比比才學，怎麼會叫得他來呢？沒奈何將我女兒改扮男粧，假做探花，娶他回來，這不是尹苻煙是我女兒娶了？」司馬玄替呂柯听了，不覺大笑說：「老太師替你女兒這樣行事，真真人不知道。請問苻煙娶來替你女兒都攔得好麼？」華嶽說：「我女兒催粧一首詩，苻煙就動心了，苻煙交杯一首詩，我女兒就心服了。兩個人大家愛才，就結做姊妹，在那裡等探花來娶。」呂柯說：「老師替師妹既有這一段好意，老師為何有揀有新女婿呢？」華嶽說：「我說探花既聘苻煙，定會忘記我女兒，故此做這個圈套來，看你是怎麼樣的，總消得你當日不告訴我，不娶到別人的罪。」呂柯說：「這等看來，都是老師的用心。不知道老師在那地方尋這個少年的才郎，假做新女婿，又有才又生得好，真真難得。」華嶽咲說：「因沒有地方去尋，只得把苻煙改扮男粧，假做新女婿。我講女兒許的，就是尹苻煙。」司馬玄替呂柯听了仔細，不覺的歡喜，大笑起來。

司馬玄因想道：「原來就是苻烟，我說天地間那有這等少年才美書生。」因對呂柯說道：「不是小弟在仁兄面前誇口，就是杏苑英雄三百，我司馬玄視無人尚自揚揚得意。今日在老太師門楣之下，爲此金屋二嬌比美，美不如，較才，才不及。短盡我司馬玄之氣，低盡我司馬玄之眉矣。」呂柯笑道：「仁兄莫怪小弟犯諱，小弟代仁兄再續一語，異日銅雀春深，二喬相並，只怕還要享盡司馬玄之福。」大家鼓掌稱快，歡飲多時，方纔謝別。

次日，呂柯重申盟約，擇日行聘，又擇日成婚。此時司馬玄已遷新第，於後庭兩邊，設兩間臥房。到了正日，一邊是探花娶親，一邊是宰相嫁女，又是翰林爲媒，來往其間，莫非是百兩盈門，說不盡那笙簫鼓樂之盛。娶了過來，司馬玄見華峰蓮，尹苻烟二小姐如毛嬙，西子，二小姐見司馬玄風流年少，如子建，潘安，彼此愛慕。到了花朝月夕，閨中韻事無所不爲，不減河洲之睢鳥。

司馬玄因想說：「原來就是苻煙，我講天地間那有這樣少年又有才，又生得好的人。」對呂柯說道：「不是我在你面前誇口，就是金鑾殿上那英雄三百，也不在我司馬玄眼裡。今日在老太師門下，爲這兩個人的才美，人家都不如他，真真中我意。」呂柯咲說：「你不要怪我說。你明日兩個美人做一堆，只怕你還要享盡你的福呢。大家打起掌來咲，吃酒好久，大家纔告辭多謝。」

第二天，呂柯重新擇個日子過禮，又擇個日子娶親。司馬玄這個時候，搬新房子，於後頭兩邊，設兩欄臥房。到了那一天，一邊是探花娶親，一邊是宰相嫁女，又是翰林院做媒，來來往往，搬送嫁粧，講不盡那笙簫鑼鼓，十分鬧熱。娶了過來，司馬玄看見華峯蓮尹苻煙兩個小姐就像毛嬙西子，那樣生得好。兩個小姐看見司馬玄風流年少，也像子建潘安，那樣生得好，大家相愛。到了洞房花燭。十分恩愛，就像如魚得水得那樣快活。

此皆司馬玄一念之仁,舍自己之功名,成就吕柯之夫妻,故天即假吕柯之手,竊華小姐之詩,作尹苻烟之伐,宛轉以成其夫婦,豈非蒼天報施不爽也。

後來華嶽翁婿無間,吕柯朋友有終,花老俱沾其惠。在京爲官數年,方携二美還鄉,與父母完聚。可謂千古佳人才子風流配合矣。故題曰風流配。有詩爲證。

七篇文字贈他人 完得他人夫婦倫。

誰道天心不相負 巧聯二美結姻親。

這個都是司馬玄一點的好心,舍吊自己的功名,成就吕柯的夫妻,上天就借吕柯的手,偷華小姐的詩,做尹苻煙的媒,宛轉成就他夫妻,這不是天的報應不差。

後來華嶽丈人女婿都和氣,吕柯朋友結交,有始有終。尹老頭子替那賣花老頭子,都受他們恩惠,在京做官幾年。總搬家眷回鄉,替娘老子一堆。傳做千古佳人才子的好事,風流的配合。這一本的故事,叫做風流配。有詩做証。

七篇文字贈他人 完得他人夫婦倫。

誰知天心不相負 巧賜二美結姻親。

1 原作二,今正。

2 原作匡,今正。

3 原作憶,今正。

4 以上十八字,原本闕。

5 原本闕。

6 原本闕。

7 この詩は原文には載せられていない。